



吴弼川 著

星云

NEBULA

格兰格尔 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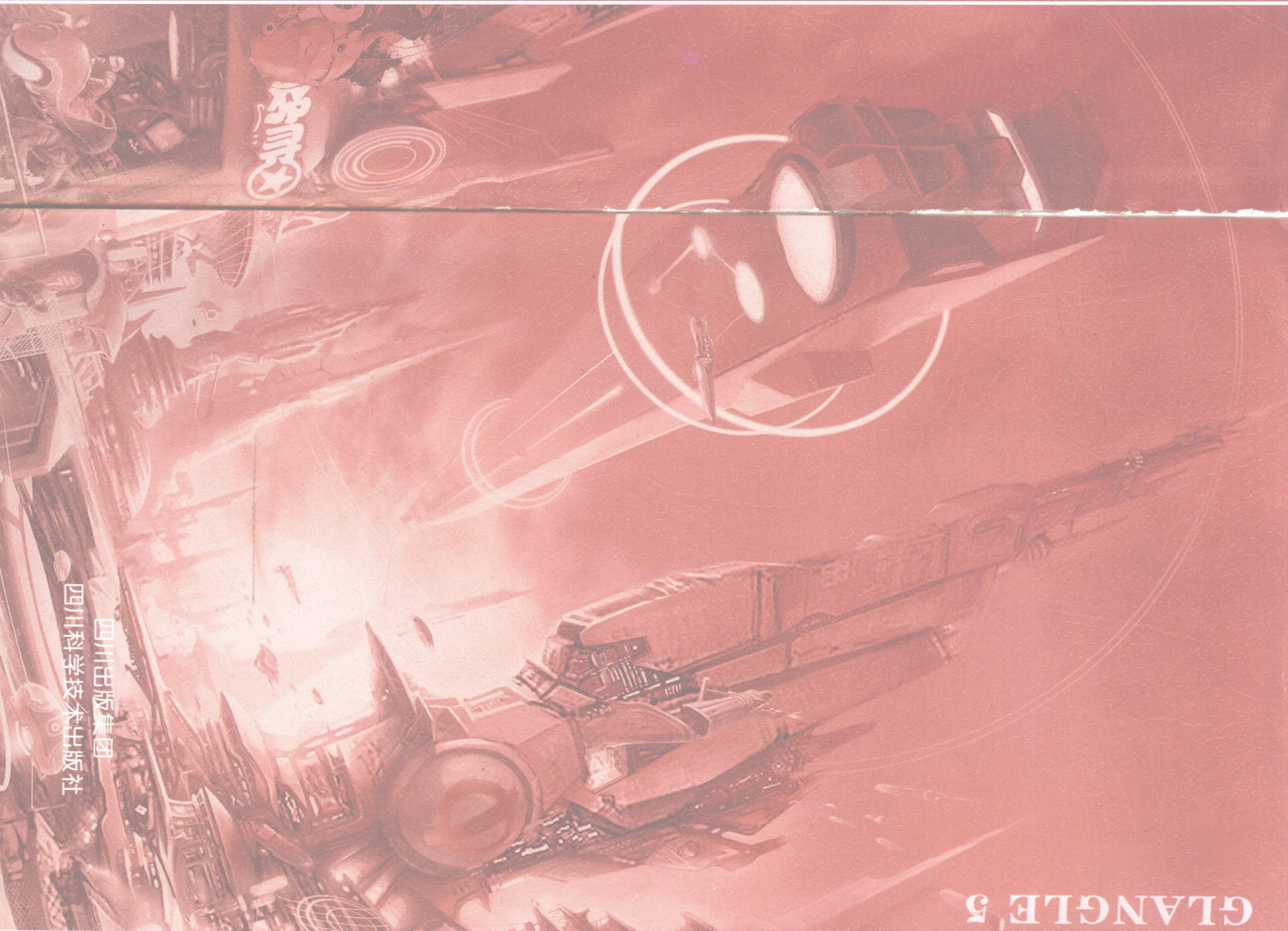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主编：姚海军
责任编辑：宋齐
编辑：师博

星



GLANGLE 5

格兰格尔5号
吴弼川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云V·格兰格尔5号 / 吴弼川 著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11

ISBN 7-5364-6099-6

I. 星… II. ①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3792号

星云V·格兰格尔5号

著 者 吴弼川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丁大镛
封面设计 张城钢
封面绘图 李 涛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60mm×228mm
印 张 14.5
字 数 240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年11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11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ISBN 7-5364-6099-6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GLANGLE 5 格兰格尔5号

在遥远的过去，无数的文明遍及银河系，然而所有文明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为何银河系所有世界中的智慧生物只有一种——人类？

难道人类是银河系甚至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物种，人类是生物进化链上无数偶然之后必然的一环？人类的起源之谜困扰了整个文明世界千万年，直到一个自称来自“格兰格尔”的神秘失忆者被四处探索的索伦星徒发现。

许多隐晦的线索都暗示着：这个人和他的化石飞船与人类苦苦追索的谜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央帝国的历史学家庄在索伦商人领袖本·森的资助下，决心解开隐藏在这个失忆者和“格兰格尔”背后的秘密。随着他们一步步走向秘密的核心，庄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真相似乎并非世人想象的那般简单……



吴弼川

吴弼川，1982年生，200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现居厦门。资历尚浅，阅历不丰，但求好问。

对科幻的兴趣源自小学时一本前后都看不懂的小说，自此就常常胡思乱想。自初中起兴趣种类激增，历史、政治、天文、军事、设计、影视，甚至本专业都可归入爱好一栏。诸多兴趣延续纠结，终于有了构筑幻想世界的想法。



科幻世界策划制作

当离家越来越远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找不到回去的路，但最危险的事情是：你可能因此把自己的家和离家远行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

——本·森《第三纪》

序 幕

右膝盖痛得更厉害了，好像它已经支持不住身体了。

艾德纳皱了皱眉头。如果是平时，忍一忍就过去了，这一次毛病超时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这个想法刚在他脑袋里轻轻掠过，大门就向上退去，一阵暖风夹杂着人的话语涌了出来。

“……有二十个，也许更多，是的，全部都是最佳的折点……”他听出了领航员桑德的声音。

“……加速？不，长官，你不可能把自杀视作常规行为吧？”这个声音……好像是柯克，他想着，自己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我好像没睡醒，他想。

还有许多声音。

“……第五个，谁去查看一下？大概是输氧管道……”

“……皮球在书包下面……”

“……你说呢？内层的大气不像他们当初保证的那么稳定，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假设……”

“……把藏在背后的手拿出来！”

艾德纳愣了一下。“把藏在背后的手拿出来”这句话他听过，但不是在这里，不该在这里……

我不能老是站在那里，他对自己说。于是，他迈开左脚，向门的那一边直跨过去。又是左脚……

灯火通明的大厅一下把他吞了进去。他慢条斯理地踱过舰桥，现在，说话的声音和面孔都对上号了——桑德在测量台那里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而他的老朋友柯克此刻正站在舰长面前，满脸涨得通红；舰长紧绷着脸，一言不发。

“他们又吵起来了。”他背后有个人说，“他们总是这样。”他转过身，看见林航忧虑的脸。

“舰长希望加快一级速度，他觉得雾状星云比想象的大一些。”林航说，“三号来消息说，其中一颗恒星不在我们的星图上。不过，柯克怎么都不同意，他说星图上错误多的是。”

“柯克可能是对的，”艾德纳听见自己说，“休眠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还是小心些。”

林航摇了摇头。“另外，”他好像不止是对着他说话，“有谁注意到今天下雨了吗？”

艾德纳低头看自己的脚，惊奇地发现它们已经完全浸没在十几厘米高的水里了——这些水似乎是从舱门那里源源不断地流进来的，在这一头，它们已经漫过舰桥，直往大厅灌下去了。

他抬起头，说出了自己都有点惊讶的话：“我只是在找人。”

林航耸耸肩，那意思是：我不想帮忙。

于是，艾德纳移动目光，在人群中搜寻，他不会弄错，刚才一定有人说过那句话。

有什么东西使指令台看上去不那么和谐。

他盯着那里，觉得视线有些模糊，但他还是看见了，那上面放着一只冬眠舱用的氧气罩。它斜躺在那里，像是一条猩红色的死鱼。

水刚刚漫过膝盖。

他左右环顾。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些不正常的事吗？一个氧气罩！有人从冬眠舱出来了，这个人，也就是那个说了这句话的人此时就在这里，混迹于人群之中！

他在齐腰深的水里艰难地迈开步子，越过了几个正不慌不忙喝着咖啡的人，径直来到指令台前，伸手去取那个氧气罩。

这时，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他。

“把书包下面的皮球拿出来！艾德纳！你这个没用的小坏种！”波金太太突然出现在他旁边，双眼圆瞪，凶狠地喘着气。

艾德纳顿时感到一口气哽在了喉边，水已经淹没到前胸，水面上只剩下一颗颗头颅，林航朝他挥了挥手，游到远处去了。

“又是你！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该死的小坏种！球在书包下面，对吧？！”炸雷般的声音惊得他动弹不得，那只手一把抓住他的领子，猛地把他按进水里。

很多人看过来，可是没有人说什么。

他惊恐地扭动身躯，想从那只有力的手中挣脱出来，但完全是徒劳。空气被一点一点地从肺里挤了出来，很快就没有了。

我快死了！就要死了！他惊惧万分地想。

水灼痛了他的眼睛，一切都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肺猛烈地舒张，结果沉重的水流涌进了胸腔，冲击着萎缩的肺泡，在胸腔里涌动，直至他无法呼吸……

艾德纳猛地睁开双眼，脑中一片混乱，他的手脚在小小的冬眠舱里胡乱地挥舞，他惊恐地注视着营养液里被自己拨弄出来的一股股气泡，他的脑海里只剩一个念头：离开这里！

在离艾德纳几十公里的地方，一个依靠微弱电流维持运行的程序发现了这个不寻常的现象：一个冬眠舱里还有活体！

几千种可能同时开始计算，程序很快找到了一条通道，它抓住这个冬眠舱，然后，一个开门的指令被送过去了。

艾德纳一遍又一遍地敲打面前的舱盖，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地，舱盖应声而落，冬眠舱里的液体挟着艾德纳一下子泻了出去，液体飞溅，就像是有人打破了一个鱼缸。

短暂的混乱之后，又是死一般的平静。

艾德纳哆哆嗦嗦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只能听见自己断断续续的喘息声。他一把扯下嘴上的氧气罩，整个人沉浸在噩梦的惊恐之中，止不住地打着颤。

有什么事发生了，他本能地想，但到底是什么事？

他向周围扫视着，打起了冷战，这里——不管哪里，都冷得像冰柜一样，而他什么也没穿，除了……

除了那些黏稠的营养液，他返身看了看大开着的冬眠舱，刚才他还躺在里边——他躺了多久？十年，二十年？现在是什么时候，目的地到了吗？

目的地？艾德纳觉得脑海一阵茫然。什么目的地？他记不清了，脑子里的某个区域似乎封闭了……

到处只有死寂，昏暗的回廊隐没在墙壁发出的荧光中，微风卷过走道发出阵阵轻鸣，地上的营养液在流动、凝结，每一点声响都令他毛骨悚然。

无论如何，艾德纳想着，我不能老站在这里。于是，他迈开左脚，又是左脚……

因为右膝盖痛得厉害……

他突然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这一幕。

这是格兰格尔计划的第八万年——时间很早以前就没有意义了。对于飞船深处的那个程序来说，艾德纳·伍迪的苏醒意味着任务的继续，它又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行自己的系统，尽管它很早以前就什么也不能控制了。它准备了一个信息筒，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乡。

可是家乡在哪里呢？

上 篇

没人知道繁星从哪里来，它们本来就在那里。

——本·森《第三纪》

第一章

第一节

当那个巨大的阴影缓缓驶入恒星光芒中的时候，加纳·托德用力地捏了自己一把，痛得差点哼出声来——有时候，幻觉就这样消失了。

但是它还在那里，它的边缘被恒星的光芒隐隐约约地勾勒出来，在耀眼的边缘下面，星辰被遮蔽，只有一望无际的黑暗。

所有的人都聚拢到了舰桥周围，没有人吭声。大厅里一片肃静，没有人知道应该说什么。

大副张开嘴，欲言又止。

加纳转头看了看自己的二把手，然后又回头去看球仪。

那个东西确实在那里，此刻它正在缓慢地划过焰团上方。

“没错，我的老泥巴，我们什么也不用说。”加纳一字一顿地说，眼睛里闪着光芒。

与此同时，在一万光年外的拉尔夫，黄昏快结束了。

庄微微抬起头，眯起眼睛看着渐渐下沉的黄色太阳，在地平线上，一团模糊的黑影正在升腾。他的喉咙咕噜了一声，对这个时候有客人拜访感到相当的

意外。

在拉尔夫地表,深夜和正午的温差往往可以达到三十度,加上到了夜间席卷整个北半球的大陆沙暴,如果一个住在拉尔夫郊区的主人在这个时候接待客人,那就得早点为他准备过夜的房间。

庄起身离开阳台上的吊椅,往楼下走去。管家和园丁们正在不紧不慢地收拾房子的外部设施,十几分钟以后整个别墅就会收缩起来——就像一些会在夜间合拢花瓣的植物——成为一个球状体,太阳能板将会一片片地折叠成螺旋形围绕在球体的上部。到那个时候,拉尔夫的夜晚就开始了。

庄走到门口,手上还拿着看了一个下午的报纸。他倚靠在门板上看着地平线,当来客的悬浮车清晰可辨的时候,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着一股沙尘的气味。他皱起眉头,索伦人,我认识什么索伦人吗?他想。

这个念头只是闪了一下而已。

十年如一日,从家乡被放逐出来以后,他已经在各个世界上流浪十年了,各种各样的奇怪念头常常会划过他的脑海。作为一点点纪念,庄还是保留着震旦的名字,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是叛徒的代名词,被震旦领地以外的所有世界所传诵。

震旦唯一的叛徒!庄苦笑起来。他人生的黄金时段即将过去,而那个远在两个旋臂外的震旦却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挫伤,一个微不足道的叛徒和一个永远不会有结果的命题有什么威胁可言呢?

当庄还在遐想的时候,客人已经来到客厅把外衣交给管家,然后站在椅子旁打量地看着庄。

“你好,”来客说,“我的名字是本·森。即使你不喜欢索伦,我还是可以请求你让我在这里暂避一宿。”他优雅地微笑起来。

庄瞥了窗户一眼,房子外面黄色的尘土开始翻滚,遍布整个北半球的沙尘暴已经上了时间表——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不希望留在没有足够防护的空地上。

当然,面前的这个本·森,显然不会是特意来他这里找个地方过夜的。

“明天我在拉尔市有个讲座要出席,你可以留一个晚上,但是明天早上就得离开。”

本·森耸耸肩,坐了下去,一言不发地继续打量着庄,直看得他浑身不自在。一个索伦星徒?或者是商人?庄想,这样的开场尽管不怎么友好,但是可以

省去不少可能的麻烦。眼前的本·森穿着一件款式简单、但用料颇显身份的蓝黑色上衣,这个看上去只有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不管他是个无法无天的星徒,还是个腰缠万贯的商人,只要有某种目的,那他迟早会说的。于是,庄走向酒柜。

“要喝点什么?”

“一杯冰水,谢谢。”本·森回答说,他往椅背上靠了靠,“在拉尔市的‘物种起源’研讨会?现在,这样的主题已经被你们这些人从生物学者手里给垄断了。”

终于开始了。庄拿着两只杯子走回到客厅中央,管家正要从楼梯上下来,他抬头看了管家一眼,示意他回到楼上去。

“如果你是代表总督的,我已经拿到了许可,本先生。”庄平静地说,向本·森递去一只杯子。索伦人的名字一度令许多人感到困惑,他们喜好某种拼合的结构,来自其他世界的人一开始常常弄不清楚应该怎样称呼他们。

本·森接过水杯,继续微笑着——而且看上去不能算虚伪——说道:“我不代表总督,庄教授,事实上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就是我自己,本·森,从索伦来的本·森。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忘记我来自索伦这回事情。”

“索伦对我来说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庄生硬地应道。

“我不是一个星徒,如果您这么猜的话,教授,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我今天来是想问您一些问题,如果我的疑问得到了解答,那么我还会给您看一些东西。”

“说说你的问题。”庄摇晃着手里的杯子,冰块正在室温下慢慢地融化。

本·森微微侧过脸,做出正在思考的样子,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庄。

“许多人对您的观点感兴趣,庄教授,他们把你当做救世主。”

“不如说是替罪羊,本先生。”庄呷了一口冰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也对他们安在我身上那些头衔不甚了解。”

“你把他们的希望点亮,然后再抛弃他们?”

庄扬起头,望着这个本·森。他到底是什么人,索伦商人?

索伦商人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家伙——当然,他们大多数都是这方面的天才,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星徒别无二致。所不同的是,星徒们有一种从血液里继承下来的扩张和征服的欲望,而商人们的爱好仅仅是财富而已,他们不喜欢冒险式的长途航行,也对征服新的世界缺乏热情。无论如何,两者都不喜欢政治,星

徒们把政治视作征服的累赘；而商人们，他们没有政治细胞。

因此，索伦可以忍受他在自己的辖区里四处游荡，日复一日地求证他的观点。震旦的主题永远是征服和统治，而索伦很早以前就已经忘记怎样去做这些事情了。

他在本·森对面坐了下来，手肘压在自己的膝盖上，把水杯握在两只手掌中间，揣测着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和目的。一个索伦人开始来找他了，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们来了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他们以前认为他毫无威胁，对他没有兴趣，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吗？

下一次我可以去哪里？另一个银河系？他不禁想。

本·森往后靠了靠，深深陷进椅子的软垫里。“和您有着相同看法的人并不少，但是您的观点始终令人困惑，教授，很令人困惑。”他低声说，微笑渐渐地从他脸上消失了。

庄看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

“再过几个公转年^①，就是千年和平会议的三千年纪念了。在您出现以前，虽然也有人怀疑过，但大多数人还是认可这是一个客观公平的世界，我是说，索伦就是索伦，震旦就是震旦——因为它们注定担任这些角色。”

“我没有针对任何世界。”庄说，“我只是指出一些明显的问题。”

“我听过您的说法，您的意思其实就是，索伦和震旦各自好几万年的发家史和那些次级世界区区几千年的文明史是没有区别的。”本·森盯着他说，“即使我对震旦所关心的问题没有兴趣，我还是要说，这是个糟糕的命题，而且缺乏创意。”

他是来做非官方的驱逐审判吗？庄想。“我们都默认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解释不出结果的错误，”他说道，“这么多世界，密布银河系的所有世界，居然住的全都是一样的智慧生物。你，我，出生在相隔两个旋臂的两个世界上，这两个世界除了人类，没有其他看起来长得差不多的生物，我不觉得人类是生物进化中一个如此偶然的例外。”

“这个命题本身已经存在好几千年了，不是吗？”本·森再次微笑起来，“在您之前，索伦征服第一个次级世界之后，已经为这个问题争论了好几百年。看起来这么多事实已经证明了它本身，既然每个世界上都有我们这样的生物，那么

^①索伦人将自己所处行星公转一周的时间长度定义为“年”，“公转年”则是指《第一旋臂公约》所规定的通用标准年。

人类就是生物进化链中必然的最后一环。”

“那就是学者向宗教权力低头的结果。”

“唔，”本·森犹豫了一下，说，“但是我们没有宗教。”

“那么星徒是什么，我想人类进化学就是他们提出来的。”庄举了举杯子，“好几千年了，每个人都在出生的时候就知道人类进化学是在生物学之上的，因为生物的顶点就是人类。”

“如果你把那些称为宗教——既然大家总这样认为——那么您可以保留您的看法，不过我们事实上没有宗教。回到我们的主题上吧，教授。现在我假设你是对的，人类不是各自独立进化的产物，而是一个地方冒出来的；那么，显然这个过程发生在很遥远的过去——至少在索伦产生文明之前吧？”本·森直了直身体，说道，“然后我继续让步，承认有那么一种可能，在很古老的过去存在过一个唯一的产生人类的文明系统，而且是它把人类遍布到这么多的世界上——您还是不能自圆其说。”

庄知道他要说什么，人类在能够跃迁以前是不可能实现这样大规模的星际移民的。跃迁技术是索伦和震旦各自独立发现的，而且跃迁消耗掉和产生出的能量将永远遗留在整个银河系的所有角落，每一次跃迁都会增加这些标记物的总量。

然而，在索伦星徒第一次跃迁以前，没有任何可考的标记物存在于银河系中，换句话说，没有人在过去实现过跃迁，所以从来没有所谓的银河系大移民。

“看来您知道我要说什么了，除却这个银河系因此可能还存在过人类以外的智慧文明——它们居然被清理得如此彻底。”本·森望着有点语塞的教授，脸上的微笑带了点得意的味道，“此外，就算是远古人类用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办法实现了这个‘大移民’，这样的文明能够在一瞬间从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中消失吗？我看这个命题简直是在诡辩了。”

客厅里沉寂了几秒钟。

庄放下杯子，打破了沉默，“这是我相信的命题，我承认我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反对我也同样没有，人类在生物学上没有理由毫无差别地出现在所有世界。这个问题我现在没办法给任何人一个确切的结论，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去解开这个疑问，但是我相信，我们长得如此相像不会仅仅是一个自然界的玩笑。”

他站起来，整了整大衣，低头看着微笑着的索伦商人，“现在，我必须去休

息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把寒舍当做您自己的家。明天您可以在我的讲座上继续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尽管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取得共识。”然后,他径直往楼梯走去。

本·森笑了笑,没说什么,他看着教授走开,直到庄走到楼梯边上的时候,突然大声说道:“我还没有说我的疑问都解决了,教授,不过我记得我提过有东西想给你看。”庄停住脚步,转过来看着这个索伦人。

“很遗憾我今天没办法给您看,”本·森拿起杯子,喝了第一口水,“但是您一定会感兴趣的。”他举起杯子晃了晃,“晚安,教授。”

在第二旋臂的某个地方,艾德纳突然醒了过来——或者说是再次醒过来。

不过和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忘记的事情更多了,每一次昏迷都要摧毁他的一部分记忆。他仅存的意识在警告他:找到一个办法,至少要知道昏迷了多少次。他用指甲在手臂上用力地掐了一道血痕。

这儿是哪里?他尽力睁开眼睛,周围很暗,但是并不寒冷。

对了,上次醒过来的时候很冷。

空气闻起来有点刺鼻,和他习惯的那种味道不一样。他打了个喷嚏。这种味道闻上去就像很久没有清洗的菜盘里散发出来的腥臭味。

前一分钟他还在和桑德谈十二个秒差距外的航线。

当然那是个梦,我一直在做梦,每次都是。他疲惫不堪地对自己说。

现在哪一边是梦?喋喋不休的桑德,还是这个昏暗的小房间?

一阵脚步声在门外边响了起来。艾德纳摇摇头,听上去这些声音就像是来自很遥远的过去飘过来般不可捉摸。

然后,他又失去了这个昏暗的世界。

.....

桑德冲着他笑笑,“又回来了?慢慢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二节

第一个跃迁的人叫普尔·森,万千索伦星徒中的一个。在第一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星徒还是个稚嫩的组织。那时的索伦充满了扩张和征服的激情。普尔·森和他的朋友们终于决定把空间折叠引擎投入实用的时候,他们背后已经是上

千万整装待发的征服大军——全民的投机赌博，如果折叠引擎是个可笑的骗局，整个索伦世界就要崩溃；假如在折叠引擎的那一头是个惊人的超级文明，他们就可能要面对立刻的毁灭。

但是期待中的小绿人^①没有出现。

于是第二纪正式开始，索伦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地放大，他们用了上千年的时间做最原始的领土积累。在那个时期中，他们不停地制造出最好的探测飞船，让它们向银河系的星海中随机跃迁，只要这些飞船能找到正确的折返坐标并回到星图上的已知区域，它们就成功地征服了一个随机区域——在星图上把它们标记出来，就意味着在这些区域可以实现双向跃迁。这些飞船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返回索伦，大部分飞船在折叠引擎启动后就不知去向，至今还有上亿艘探测飞船像最微小的灰尘一样遍布在银河系不为人知的角落中。

即使如此，索伦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征服保持着狂热。领土和资源的扩张使它迅速成为一个巨型世界，拥有用之不竭的生产能力和人口基数——虽然和银河系相比，只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数字。在这个时候，星徒主要由那些成功返航的英雄组成，他们代表了索伦星徒最原始的欲望——征服。在疯狂的扩张中，接触就突然间发生了。

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次级世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据索伦星徒所述，那是一个半开化的世界，人们刚刚开始学会向大气层外发射具有基本密封性能的一次性探索舱。索伦人几乎是完全偶然地和他们接触上的：一艘探测飞船进入了这个世界所在的恒星系，然后奇迹般地返航了。这个世界毫无知觉地被标记在了已经拥有近百个恒星系的索伦星图上。

第一次接触为这个次级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征服战争，但是，这个发现给索伦世界带来的精神上的打击同样巨大。这个打击直接导致了旧扩张主义的解体和星徒的二次崛起——当然后来商人也崛起了，不过那是更迟一些的事情——

因为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远在几百个星系外的世界上，竟然居住着和索伦人在生理上几乎完全一致的智慧生物——这种生物后来统称“人类”。

不过索伦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次级世界带来的震撼只是冰山一角。

^①显然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有同样古怪的倾向性——把未曾谋面的外星人想象成绿皮肤的小怪物。

从楼梯上往下走的时候，平一直在思量着怎样才能把土伦星的事情严严实实地盖下去。

事实却是，暴动已经发生了，无孔不入的密探很可能早已经把一切都汇报上去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元老院还没有任何指责他的声音呢？难道他们愿意放过他？

他到了地面上，身处喧闹的大厅入口。不，没有密探会把这样显眼的场面遗漏掉的，既然到现在还没有人对这件事发表什么看法，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也许他们还需要他。

大厅里熙熙攘攘，来自辖区内各个世界的总督们齐聚一堂。他们是来参加一年一度的述职会议的，每一年都有人在这样的会议上得到晋升，而另外一些人则被迫提前结束他们的野心之旅。在会议开始前，一般都有一些让人放松的小宴会——这也算是震旦从腐败不堪的索伦那里学来的几个花哨的技巧之一。在稍远的过去，担任震旦的总督是一件颇为沉重的差事。

平一言不发地走进人群，径直向大厅中心走。总督们纷纷向两边让开，冲着他微笑、鞠躬，说些肉麻的恭维话。几周以前就有传言，平将不得不为土伦星上“未查明”的暴动负责。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土伦星上发生了什么，每个人却都听到了一致的流言，现任的这位大臣很可能几天后就要去震旦的法庭上消磨他的余生了。不过尽管大家都这么猜，现在他还是一个大臣，恭敬和奉承还是必要的。

这些都被平看在眼里。他挽起长披肩——这些累赘一般的装饰品也是索伦的舶来品——从一个经过的侍者那里拿了杯甜酒，边品边走，来到了大厅中央，在这里，人们围着滔滔不绝的元老兼巡按使羽锐成了一个小圈。

“还有一次，有个索伦的老家伙（震旦对索伦官员的蔑称）到了震旦，他说：‘天啊，你们做事情太快了，你们怎样投票的？’”人群里响起羽锐的声音，平循声望去，看见身着红袍的巡按使正在圈子中间谈笑风生，“我告诉他，我们一般不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那个可怜的老家伙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他不解地问：‘你们没有人管理吗？’”

大概只有震旦的人才理解他的意思，总督们笑得前俯后仰。

“有个可靠的朋友告诉我，在索伦，人们每天要花一半的时间投票；至于另外一半时间，”羽锐边说边转向板着脸的大臣这边，“他们花在思考怎么投票上了。”他笑起来，向平伸出一只手，“就像我们的平先生要花生命里的一半时间去